

●孙大坤 / 逝水流年

# 青海记忆：那个藏族小伙子



他叫关却加。  
初见他是在青海刚察县的小旅店，我们一行四人匆匆而来，差不多黄昏时候到的那里。旅店年轻的老板娘把钥匙给了我们，让他领我们上去。穿过幽暗而曲折的走道，来到三层的房间，他帮我们开了门。没有留下什么第一印象，不过是匆匆而过的路人罢了，对于这个打扮得有些奇怪的“跑堂”，微微奇怪，却也没有多想。

因为打算即刻出发去看青海湖的黄昏，我们便顺口咨询。我也就留意了一下他，个子不高，瘦，一身略带邋遢的西装，长发长脸，却不是显得很风霜的样子，看上去年纪并不大，说不清是藏族小伙子还是汉族。

他人很热情的样子，操着并不熟练的汉语，询问着我们。人大的假期开始得早五一几天，我们到的那个时候整个刚察县也见不到多少外来的游客，于是才想是不是看我们新鲜，一如我们对这个陌生的藏区县城一般。我们也知道他并非这里的伙计，不过是店主的朋友在此盘桓，便义务地充当了“跑堂”。简单地说了几个可玩的地名，帮我们打听出了出租车的价钱后，他又约我们第

二天到他家里去坐坐，说带我们看看牧区，喝喝奶茶，这才又知道他是藏民，家在牧区。我们欣然答应，兴奋之余，我却有点儿隐隐的忧虑。不过我们四个大男人，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如此一番自我宽慰，也就不太在意了。

当天晚上我们在刚察县城的街上随便找了辆出租车，拉着我们到了青海湖。落日的大湖有种不可思议的神圣之感，远山和层云的映衬，更让我们这几个在大城市待久的孩子一下子脱出蒙尘来。也是如此，回去的路上，便和善良的司机大叔打开了话匣子。我们了解到原来这里藏民是人口的大部分，汉藏之间明显会有些裂痕。出于风俗，出于信仰，也出于彼此间的不信任和文化发展的不同程度。总之，藏民剽悍而蛮横，而汉人不失精明，但是总是憋着气，泄不出去。我想起了关，却不知道该想些什么。突然便有点儿沉默了，于是，别过头去，看着车窗外昏暗了的天空下弥望的旷野，高原的山云浓草淡，沉默不语。

回到县城匆匆吃了些夜宵，已然是将近子夜，那时关已经走了，我们相约第二天下午再见。

度过了安稳的一夜，第二天上午我们去了鸟岛，下午回来时，关已在旅店等着我们了。说是上午他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走了，又没有留我们的手机号，不知怎么联系。我心中暗自有一些惭愧，加之这里的牧区基本已经转遍，打算今天随他去了牧区，住上一个晚上明天便走，到另外的县城去。

于是，我们四个人随了他，在县城里找车跟他回家去。最终是一辆小小的夏利挤了七个人。司机和另一个哥们儿是他的朋友，因为是顺路，便挤了一起。一路上大家互相问东问西，又是挤在一起的缘故，便显得分外的熟络，“很近”的几十公里后，我们到了。

那是一栋山脚下的房子，一层，三居室，外面带着一个小院子和几个牲口棚，看来还算殷实。一家人出门迎接我们，看得出来，对于我们这批意外之客，他们很热情，也很开心。进了屋子，发现收拾得很整齐。喝了奶茶，简短的寒暄，然后关带我们看家里的牧群。

我们一行走在苍茫的高原上，春末的草还没长起，依然是有些枯黄，也不高，大地上能看到龟裂的痕迹。关说高原的草场本就是荒芜贫瘠，到了夏天，河水丰沛了，天也热起来，那会儿草就会长起来，尺高的草丛大片大片绿油油的，很好看，现在还不是季节，我们只能小心地走在这尚在风中发育的草场中，规避着牛羊随意撒下的粪便，慢慢地散步。天阔云低中一路且走且谈，慢慢说到了年岁的问题。知道关今年二十八了，自然问及了婚配与否。他说不想结婚，只想做一个快乐的单身汉，一个人，

逍遥自在。此话一出，我们都差点儿诧异，本以为在这里，二十八岁该早已为人父母，不想关竟然如此地思想新潮。他说想到结婚就觉得压力好大，不像现在，一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当然觉得不该只是如此，便继续追问了下去。但似乎是限于语言表达能力，他只会这么解释。关是快乐的单身汉，每天开开心心，逍遥自在。牧区的农活也不重，牲口们虽没太大悟性，但基本能照顾好自己的饮食起居，除了防范偶尔有人偷鸡摸狗之外，倒没什么事儿太牵扯精力。说得我们好不羡慕，看着他吹着口哨，在蔚蓝的天际下，放牛赶马，我们这来自城市的少年，有些无措。只是，我隐隐觉得，这潇洒里带了些许无奈，这不过是我们新鲜他们却习以为常的事物。即使单纯的藏民，也该是有自己的故事。抬起头，我看见变幻的云朵像是他的心思，不曾言语，但举止之间却泄露了秘密。

观牛逗羊看藏狗，草原上一番玩闹，然后我们回到房里。就和关一家人一起照相玩。很少见过数码产品的他们，对我们的相机很感兴趣。关主动提出要让我们穿上他的藏袍照相。于是，我们四个换上了藏袍，老大爷给我们一点点评：晴川像是外国人，蜀黍则最接近藏民，我是蒙古人，而微博各种不靠谱。我们在不大的院子滑稽着，逗得他们一家人捧腹，索性拉来一起照相。最开放的是老大爷，活像老顽童，而那个四岁的小姑娘总是躲在母亲背后，我们的镜头只要一对准她，便急匆匆地跑开了，高原红的小脸因为秀色更是涨得深了。关虽是家里第二代里的小子，却显得最大气，可能是长期在县城里混，眼界开阔不少。自始至终，关的话不多，但是照顾人很周到。晚餐是一大盆手抓羊肉，我们被请到炕上上座，而他们则看着我们吃，不肯同席，我

们虽不通礼仪，但也知道这是上等的优待，不免受宠若惊，赶忙把关与老大爷一起也请了上来，才略微心安一些。

草原的晚上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男人就一起坐在客厅里喝青稞酒，四十几度的白酒，比想象的烈多了，几杯下肚，豪气就生了出来。话不觉也多了，内容也渐渐生动。老大爷给我们讲起了他和老大娘的故事，两个人从小一起放牛放马，长大了就成亲，白头偕老。一旁的大姐夫听了打趣到，哪儿这么轻易啊，哄笑中才知，原来大爷年轻时也是“恋爱专家”，风流草原，听得我们之中有人心里痒痒，急急询问，大爷倒也风趣，“失败的多了，就懂了”，又是一番欢声笑语。关还是话不多，几杯酒下，白天明亮的眼睛开始有些迷离，不知因为是我的原因，还是他自己。那天是四月二十九日，农历的三月十六，高原的月亮从东山升起，远比城里明亮而圆大。站在院子里吹风，我望着月亮，想着某个人，猜想她是不是也看到了这一轮圆满。跟蜀黍要了根烟，几个人默默地抽着，我听到关轻轻地叹息，却只看到烟头在黑暗中亮着微红的光，然后食指一弹，划了个弧线，没入了黑暗。我想，关和我一样，也是想人了吧。何事长向别时圆，人世的悲欢倒映在月色里，大家更沉默了。

时候终是不早，便回屋睡觉。不晓得是换了床不习惯，还是心中思量，辗转难眠。旁边蜀黍和川川不知小声嘀咕着什么，微博不胜酒力，早已呼呼，房间里回荡着大姐夫念经的声音，缥缈缈缈。我别过头，看见关躲在被子里发短信。发现了我在看他，关一笑，我俩开始聊天。关说开个小旅馆，就像我们住的那家一样，不大，但是够维持生活，大概是六七万元的投入，说一年能收回一大半成本，第二

年就能赢利了，但是家里条件不好，不想跟家里要钱，自己打工也挣不到多少。我问他有没有想过要出去走走，他说想过，想开开眼界，但他只上了小学一年级就退学了，没有文化，从小因为在家里最小，也吃不了苦。我嫌话题沉闷，就说，政府对于藏民不是有很好的优惠政策吗？上学，看病什么都不花钱的，没什么关系啊。然而他说并不是那样的，藏区太落后了，不仅是经济，也包括人的思想观念，没有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他最后悔的就是没有念过书。我记起吃饭时，我问老大爷当地的传说，老大爷说不曾听说。因为之前出门查了刚察的意思，就是断骨取髓，便讲给他们听，然而却没什么回应。关很苦恼，就是想给姑娘发短信，告诉她他的思念，但是不知道怎么说，问我该怎么办。我就问他是否知道仓央嘉措， he说是。我说干嘛不把这位六世达赖的情诗抄给姑娘呢？他却不知道这情诗，问我是什么内容。我想想了想，就背了《见与不见》给他听：“无论你见与不见，我的思念就在那里，不增不减……”关很喜欢，要我帮他打出来，他要记下来，我便欣然从命。不晓得最后他是不是发给了姑娘，也不知道姑娘是否明白关的痛苦与爱恋。

那天聊了很多，睡得很晚。第二天早起，关把我们送到了西海镇，我们留了些钱给他，他推辞不要，但最后还是没拗过我们，就拉着我们的手说夏天让我们一定再来，然后依依惜别。

就这么，我们分别了。  
后来，我总是想起关，想起藏区，想起那天的月亮，想起每个人心中都有故事。我一直想，如果我能留下，帮助关和心上人终成眷属，那是文学；如果关随着我一起走出藏区，释怀了那位姑娘，这故事就成了艺术；但，最终，我走了，似乎没来过一样的，他留下，依然惆怅着，这便是现实。  
(本版照片采自本报资料库)

●魏丕宁 / 词作

## 念奴娇·黄果树观瀑

黄果巨瀑，响声传千壑，雪峰崩坠。万斛玉珠霄九降，岚雾直冲天际。微雨弄晴，彩虹凌空，环峙岩峰翠。一丛修竹，更添绰约风姿。  
白水九曲萦回，湍流激石，似龙腾蛟企。我辈流连银汉下，胸中豪情平起。巍峨中华，河山壮丽，岂允他人欺。必争毫土，挥刀飞斩强骑。

●常子薇 / 小小说

## 缺憾美

月下昏黄，你一幕容妆华饰，唯美至尽。眉头轻锁，我仍喜你当年清秀瑕疵。  
女子八岁入戏，十六岁登台，你却黛发遮面，不撩珠帘。  
你五岁进了戏馆，只听不唱，看台上女子飘欲飞仙，拍手叫好。你母亲是戏楼台柱，六岁起便教你调转黄鹂，踢头转，数年寒春，苦练不已。十六岁你却不上台，帷幕之后替人代唱，众人不劝不语，深知你面容好看，却黑发掩面，那黑发下是你口中致命伤，情中痛。

十七岁你唱戏无人可及，母亲教你带六七岁孩童练习，一如当年。春风又吹，飘起你莹莹黑发，隐隐光泽之下，左脸颊一片柚红深色。你翻转衣裾，踢头转连着五十六个，颠覆了你母亲的三十二个踢头转。你满心欢喜，却又潸然流泪，你今世无日登台，五十六个踢头转，又谁人观赏，谁人称好。许天作不公，又不知那乱花深处，一白衣男子目光流转，爱意丛生。

你唤那白衣之人书生，她唤你仙子，两人情投意合，总是吟诗作戏，相处甚好，他知你半面胎记，却从不在意，他讲他爱你心美意善，无与伦比。

大清瓦崩，民国又到，你那心中书生却热血方刚，为国卖出一条铮铮性命。你收信掩面，依稀字迹：“为我舞一曲，我深信这世间你最真最美。”

你粉妆华饰，盖不过柚红印记，你索性清水净面，素面朝夭，登台一曲相思醉。  
你泪光闪烁，长发飘扬，柚红脸颊如翩衣蝴蝶，唯美深秀，众人目瞪口呆，却忘拍手叫好，仿佛看的不是戏，是景；观的不是人，是仙。

从此，你名声大噪，人称蝴蝶仙，你夜夜思念书生，谢他爱你信你，更为你找回信念。  
转眼你已花甲之年，终身未婚，作一曲梨花词。

后人为你作书，厚厚纸页，赫赫大字——缺憾美。  
你道人生无憾不美，无缺不真。  
从此，世人皆信：“缺憾美”。

焦作市德克模具有限公司

进军国际知名品牌

焦作市德克模具有限公司是一家年产 1000 套子午线汽车轮胎活络模具的新兴高科技企业，焦作市重点建设项目企业。位于焦作市工业集聚区博爱工业园区。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7 月，注册资金 3000 万元人民币，占地 8 万余平方米，总投资 2.3 亿元，是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模具专业制造企业。

焦作市地处我国南北交会点、东西结合部，是新欧亚大陆桥在中国境内的中心地带，具承东启西、沟南通北的重要枢纽地位。境内有月山、待王两个铁路编组站，焦枝、焦太、焦新、月侯等多条铁路交会于此。境内有焦郑、焦

晋、焦温、新焦济、济洛数条高速公路贯穿。公路、铁路交通便捷，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焦作工业集聚区博爱工业园区是以生产汽车零部件为主导的新兴工业开发区，园区内有河南风神轮胎公司、好友轮胎公司两家大型轮胎生产企业， 本区及周边省市模具市场的巨大需求为公司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公司董事长王存利先生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兴企”的发展理念，坚持“以质量铸品牌、凭创新促发展”的治企方针，始建初即以高水准、高起点为目标。紧密依托

国内、国际先进的模具制造工艺技术，核心技术从美国、德国引进，核心设备采用境外招标形式引进，核心技术人员高薪引进业界高端精英。在硬件与软件上重金打造雄厚坚实的基础，确保生产的子午线汽车轮胎活络模具及其他各类模具产品达到国内最先进、并力求达到世界一流的制造水准。

走“科技兴企、品牌制胜”战略，打造国内一流品牌，进军国际知名品牌。焦作市德克模具有限公司在满足中原及周边省市模具市场需求的同时，产品将远销意大利、美国、英国、印度等世界知名轮胎制造商。

德克公司董事长王存利先生携全体员工热忱欢迎四海朋友莅临参观考察、共谋发展、共图大业！

焦作市嘉宏伟业煤炭有限公司

着力打造豫北最大煤炭洗选配送基地

焦作市嘉宏伟业煤炭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6 月，注册资金 2000 万元，主要经营各种优质水洗精煤。该公司年加工 300 万吨精洗煤项目位于博爱县煤炭物流园内，由山东金天地集团长彬贸易有限公司投资兴建，总投资 3.5 亿元，占地 300 亩，建设 2 条年产 150 万吨水洗煤生产线和物流配送中心。

建设内容主要有厂房、仓库、地磅房、综合办公楼、中介服务楼等，总建筑面积 38670 平方米。采用跳汰法煤炭洗选方式，工艺为原煤准备、跳汰分选、尾煤浮选、煤泥水处理、废

水经沉淀池技术处理返回循环使用；煤炭物流通过信息系统进行供应库存、配送、仓储、运输。主要设备有受煤漏斗、煤炭提升机、跳汰机、浮选机、环保池、离心脱水机、压滤机等。项目选用山西晋城、长治、高平优质煤资源，生产出高热量、低灰分、低含硫的洁净水洗煤，节能环保，市场广阔。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营业收入达 26.5 亿元，利税 1.3 亿元，新增就业 800 人，成为豫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煤炭洗选配送基地。

嘉宏伟业之玻璃池

嘉宏伟业之精煤渠